石匱書

石匱書卷第一百三十三

明 鈴南張 岱著

蔡儲邵熊張列傳

蔡清晉江人成化十三年舉福建鄉試第一晉江之山鳴如玉磬者三日二十年舉進士清自幼好學急求道畧仕進病告久之講學水陸僧寺江南之士多從之游他日為其母寫容母愀然不樂曰吾聞母以子貴今汝舉進士有年矣吾猶故巾幗清聞言大哭

促赴選得禮部主事吏部尚書王恕稔其學行奏改為吏部稽勳主事時與談論諮訪清因上嘗見二劉於恕言今朝廷之患在紀綱廢弛以至士風日獘民力日屈當大有以振作之乃可錯境內之憂靜疆埸之警又薦引名士劉大夏等三十餘人恕皆納用庶吉士鄒智論事下獄罪不測刑部尚書何喬新方在告清請喬新強之出喬新即疏救智得謫官嶺南居父之丁內艱服除吏部有不悅者以補禮部祠祭司

員外郎乞便養陞南京吏部文選郎中一日心動乞終養至家兩月而其父歿人謂孝感所致清每遇親忌痛哭流涕終日不御酒肉宗族内外有貧乏者恒賙卹之死而殯瘞之撫其孤門人貧者亦嘗衣食之嘗曰天地間物當與天地間人共之一介不取士當然也一介不與故未易耳正德改元即家起江西提學副使時宸濠方圖不軌凡朔望藩臬司官皆先朝宸濠次日乃謁孔子廟清至力請其僚同日行禮先

謁廟後朝王宸濠生日令藩臬官着朝服賀請曰臣子見君則朝服無見王者去殺而入宸濠大怒一日宴藩臬官宸濠嘲清曰公乃不能乃詩清對臣平生於人無私蓋私與詩音近故淍之其後奏復護衛浔請清快々有後言宸濠聞之欲誣以誹謗詔旨之罪清正色對遂疏乞致仕宸濠尚陽善挽留之且欲以女妻其子清力辭歸時劉瑾方專權駕引名士以攬人心不數月起為南京國子監祭酒朝命未至而清

已卒清素羸弱而色清氣和外簡內辨與論天下古
今上以禮斷折其言剴切而精深其淵軌貞風使人
念消躁息其學初主於靜後主於虛以天下之理以
虛而入亦以虛為應因以虛名齋嘗為簽箴不以示
人積久至五十條皆自砭自鍼之詞兢兢惟恐負
慚天地君親得罪師友其言曰學宜養正性持正行
虛心涵泳切己體察十四字其要訣也所著有四書
蒙引易蒙引諸書萬曆中都御史詹仰庇請易名於

朝賜謚曰文莊

儲巏泰州人曾祖仲文有陰德巏幼穎異善屬文年二十餘尚未有家母病刲股求治既卒父欲為娶巏頓足呼天足指俱碎家病無資極力營葬每旦伏哭塚上夜歸苦讀成化十九年舉應天進首連舉首會試廷試復中二甲第一觀政吏部尚書尹旻欲選為屬懇求便養授南京吏部考功主事尋陞郎中弘治初疏言臣守陪京簡務竊祿無所仰贊通聞　陛下

軫念先朝之臣若林俊強珍賀欽等皆起改官資布列清要遠邇傳誦莫不欣忭臣聞與論尚有數人意者大臣薦引偶爾未盡敢列名以請臣竊見前中書舍人今普安州判丁璣潛心理學刻意躬行効法古人恥隨流俗前工部主事今景東府通判張吉學博行端諳曉政務當李孜省用事之日吉亦鄉人獨不與通且陳數其惡前進士今臨西縣丞敖毓元賦性介直學問深長前工部主事今思南府通判王

純議論惇篤負氣鯁直此四人者求之時輩蓋不多
得上天生才雖難居人者長養成就尤恐不足乃棄
之嶺海蠻夷之間毒霧瘴氣與死為隣匡翊廟之臣
久見前進士今咸寧縣丞李文祥當 陛下御極
之初正文祥釋褐之始乃能倡衆敢言補益新政而
當時大臣厭其少年陽亦培植陰行挫抑天下之人
盡知非 陛下本意遍者 陛下增補諫官無非欲
博聞讜論臣謂五人者既直言徇國於前昔變節辱

身於後與其旋求敢諫之士不若先用已試之人伏之取真風紀論思之地言論丰采必有可觀耿裕在南京時知嵯而重之及轉吏部尚書奏改為其考功屬一時士人竦然戒曰儲君陽秋可畏也嵯覈一官下考得實裕欲改之嵯堅不從且曰如公所執何異王介甫時裕與二亞卿在坐大慙良久曰我故知渠非我莫容後為尚書者李裕亦欲有所改考嵯注貫曰嫌涉堂卿鄉人亦遂不改久之擢太僕少卿丁繼

毋憂起補舊職尋陞本寺卿 孝宗末數召對諸大
臣嘗上疏伏見 陛下即位以來屢垂清問宣召股
肱今歲舉行凡數遍又親御午門讞審大獄盛德至
治行將焜燿無極非臣之愚所能殫悉臣聞堯舜之
德文武之政所以布天下傳後世者賴有典謨方冊
之存不則後代君臣何所誦法古者左右立史言動
有記職此繇也臣備員班行每覩 陛下宣召二三
大臣多帷幄之言造膝之語近侍不得聽聞史官何

從紀錄臣竊惜之矣前代史官網羅放失据摭遺佚尚欲追往述昔以成不刊至如儒學里塾門生弟子更相問難猶有日錄筆講備厥遺忘豈如今日宸衷睿想之所形聖謨神諦之所灼明並日月炳若丹青顯然可書足以傳信 陛下勵精圖治益大有為將來延訪日廣政事日新無所纂記以貽來世則歲月綿遠簡牘凋喪遺失莫存傳聞或異事跡無以究其始末日月無以考其先後非闕典歟臣愚以古人有

金匱石室之藏洪武初年亦有起居注之設乞勅在廷臣僚曾蒙召問者具錄一時諭對之詞宣付史館有如事干機密不宜宣露進御既畢仍行封識妥謹密之匣庋之深嚴之地此貽謀垂憲之基也正德二年擢右僉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踰年擢戶部右侍郎尋轉左巏清癯骨立操履不渝劉瑾亦重之居一年以疾乞休其冬仍起左侍郎不就居一年復起舊職尋改南京吏部左侍郎卒於官巏好賢惜才所交

皆正人君子不善人不得一至其門與學士大夫語必及政事文章與家人語居常引賢孝貞烈故事否則端坐竟日而已為文簡古沖澹有晉唐之致平生鬚髮爪甲不敢棄遺從以殉殮其謹身慎行可類推也初顧璘舉進士邵寶語之曰子持身當以儲公為法自是璘尊事巏巏無子臨卒時父八十在堂召璘與王韋屬以後事舉筆作圖恩未報親養未終八字泣數行下嘉靖初賜謚文懿

邵寶無錫人成化二十年進士初知許州以禮教為治作新廟學正潁考叔祠封鼂錯之墓改魏曹操廟以祀漢獻其稱漢獻也不曰獻而曰愍以從昭烈之所封祀裴度於郾祀范純仁于襄城巫挾龍骨倡妖杖巫取龍骨毀之貽農種衍社倉民用克足文風蔚然弘治七年陞戶部員外郎尚書周經劉大夏甚器重之進郎中通明條例平允出納有所區條多見采諾陞江西提學副使正德初累陞左副都御史總督

漕運劉瑾用事坐平江伯事有連欲禍陷之李東陽力救得致仕瑾誅起巡撫貴州未任尋陞戶部侍郎疏乞養母十四年起南京禮部尚書以終養辭嘉靖初大臣言官交薦再起再辭特與終養母亡服闋請致仕不允年質少孤力學弱冠著名服官內外雖公務叢委條貫整飭為人樂易謙虛不見喜怒人悅而歸如川赴海皆謂傾為真士夫不願為假道學當世以為名語所著有容春堂集該括摹寫極所欲言而

無冗長辛苦之色李東陽作信難篇贈之以為文章好尚相信最難信其人斯信其文矣國賢所作蓋欲進於古人以幾於口〻無擇言〻必有中者賓同邑舉人浦瑾亦篤學問賞取舊作印可之先誦一過誦而學心則錄示瑾〻曰可則再誦曰不可不誦也有誦而未樂亦弗以錄而瑾為之序曰謹重精純蓋得諸宋雄渾森嚴蓋得諸唐爾雅深厚蓋得諸漢其近古蓋得諸先秦賈視學江西山與水觔紬繹經史欣然

有會日記月載復名日格子以附格物之義其經書所得載諸簡端名簡端錄巡撫吳廷舉以上之朝廷卒也贈太子少保謚文莊

熊繡其先豐城人占籍道州登成化二年進士除行人奉使楚府及巡茶四川茶課不受一切餽遺除監察御史侍大體不苛細出按陝西有布政使璘贓跡顯著棄官夜遁繡追璘急璘誣奏繡他事逮京亡驗璘坐落職璘所親當路力主請繡知清豐陝民詣闕

訴冤者數百人繡為清豐盡心民瘼時丶單騎巡行

鄉社均徭平賦弔死存貧縣人皆肖形家祀居數年

陝大侵鳳翔缺知府起繡為之清豐民遮留扇哭如

失父母繡抵鳳翔會天旱行禱岐山之下應期雨至

弘治初轉山東左參政累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

丁內艱起復陞兵部右侍郎已轉左繡劉方清介與

人寡合劉大夏甚器重之時　孝宗勵精圖治繡與

大夏戴珊數被召見繡奉命清騰驤四衛勇士得其

虐冒者數萬人推貴皆銜之未幾　孝宗上賓尚書馬文升舉繡爲右都御史巡撫兩廣繡怏怏有後言貽其清節不改也日用廩給數升而已他諸供應一無所取劉瑾使人跡繡其人回瑾曰然兩廣廩給外毫無可指索何正德二年召還南京掌院尋令致仕而瑾怒不已乃以延綏布豆溫爛坐巡撫時事罰米五百石責其親輸自是屏居山中斷絕音問生平蕭條術仰益困尋卒二子繼元巡撫秦金爲請於朝贈

南京刑部尚書明年太僕少卿何孟春上疏曰竊見
故都御史熊繡事母能孝事兄能友居貴能貧居華
能儉剔歷中外四十餘年守法徇公推賢嫉惡不邀
時譽不狃近功言無爽於屋垣行弗虧於顧影往年
都御史戴珊張敷華卒其門生屬吏咸請易名主事
張鳳翔孔琦卒鄉人請卹其家聖朝表銜清賢不吝
恩澤繡才節操履無讓珊等賜謚卹孤惟宸衷軫之
詔給繡繼子端米月一石謚莊簡

張吉餘干人成化辛丑進士除工部主事時左道李孜省僧繼曉以邪術見寵乙巳元旦星隕有敕詔求直言吉上疏勸親賢圖治修德遠邪以謝天變顯劾二人之罪疏入貶景東通判時追逮甚急故舊無敢送者所攜殘書數卷羸僕一人而已景東西南極邊土官陶氏世綰郡篆其民極鄙戾吉至下令率先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民以訟至庭諄諄曉諭使歸相告語有不法者亦必薄示懲創約無再犯陶氏始見

吉空橐且無室家謀為置妾不聽以銀器為饋一無所受已而遣子從來學從聞教即能善事其父遇母忌日或強以酒食即走避吏民繇是信服漸知中州之化地僻乏書手錄諸經葺齋舍討論其中取慎獨窮理改過求仁作為四箴寘座右　孝廟御極轉陞慶同知肇慶當蒼梧下流瀕年苦潦吉相其地曰是可以隄同列不以為然獨以身任之發民就役皆不令而集隄亘三縣當水暴漲則乘小舟以視衆莫測

其至嘗夜雨不止憂形於色坐以待旦經營勞瘁歷三載而後成復為賓以殺衝決之勢民至今以姓〻賓以號〻隄辛亥都御史秦紘為總兵柳〻所誣逮赴詔獄吉為疏曲直秦卒得白癸丑轉梧州知府梧州乃兩廣開府鎮巡達節之地諸司受約束至者輪蹄交錯殆無虛日供帳館穀不勝其繁民多四徙不樂土著吉至凡百節損先是摧鹽之利盡歸於守吉出以佐費復以其餘修壇壝學宮凡不均之徭皆釐

正之於是民之徙者皆相率而歸暇日躬課諸生九
嚴丁祭廟樂崩壞常延樂師呂應禎聚諸生習之將
事卜牲瓚至蘋藻皆一一偏視觀者竦然庚申轉廣
西按察司副使備兵府江申飭令嚴武備其教士以
射則懸金為的中輙與之又以意創鴛鴦銃偏架弩
以所轄沿江山川盤結林木蒙翳乃扼要害縱斧斤
以奪其藏伏之所又以賊恃藥弩中者必死募解藥
置扶稗重賞間諜以邀截出入又以府江東西二賊

相為犄角而東賊慓悍尤甚遂併力於東數月斬獲甚衆而賊聞之亦皆自戢府江以寧正德改元斬本司按察使明年轉山東右布政已已轉廣東左布政二月發濟南舟中讀象山語録作陸學訂疑會召馳驛還京將大用為逆瑾所阻年六十八卒

石匱書曰世間肉汁易凍而堅不如氷無其潔也瑩不如氷無其明也劌不如氷無其剛也而氷之為體不受纖垢雖塵埃滿盆而氷之所結止一水晶映而

塵垢皆無所着則其勁氣之肅也介夫諸君子廉潔如氷而又復光明磊落人莫能干謂非先輩典型也哉詩云昔吾有先正其人明且清若五君子者其可以不媿斯語矣

石匱書卷第一百三十

明　劔南張　岱著

楊銳仇鉞列傳　附劉翬

楊銳其先徐之蕭縣人自兒時有機警弘治庚申代父攢官羽林總神機營正德元年掌龍江右衛事衛稱凋敝至是一新二年督造漕艎於淮浦歲計貴有羸御史中丞每議大事曰非銳不可四年總江西十二衛所備運艎艘聯屬比之陣法加嚴運無後期凡

八年進署都指揮僉事奉簡書守備九江安慶諸郡駐軍皖城求余闕城守事曰今日當不足憂也九年盡獲江賊於蓮花洲監司喜以事上聞銳曰江賊奚足憂所虞者豫章耳意指寧濠也又謂九江為鄱陽上流不可恃湖最要害當以九江中左所一旅置戍於湖口縣之高嶺可遠望有警可即達也乃繪長江圖具事摽識凡數十呈南京機務司馬重臣及臺院司江防者又請造戰艦若干艘習水戰於江上十一

年與臺院咨議兵食繕皖城周城中多浚井十四年六月十四日寧濠變作即告變京師先引軍設鉤距於江側禁勿泄二十有七日賊至船二百餘艘抵岸為鉤距所破縋至者以千數鋭坐城上與衆誓勦逆當得大功告郡守張文錦俾發府庫金懸以示賞有賊衣緋者稱凌十一先登鋭引弓中其首其子繼登貫其吭而死於是懦者皆起城上建大旗書勦逆賊以壯士氣有安慶人僉事潘鵬持黃紙衣緋擁騎至

城稱後兵數十萬欲以城降得不死鋭語鵬曰汝死已後尚靦顔為悖言乎吾办至矣捕鵬家一人腰斬棄城下鵬乃遁去寇為敵樓數仭向城有甲冑者出闌楯外持鉤距大呼鋭發矢中左腋藥火𤏋發頃之樓燬死者不可計八日寇濠船泊南岸闌不克大怒率衆分攻五城各首舉木為蔽甚急鋭列方布霞紙累藥火千數散擲所蔽木上火發盡棄走火光周匝不絶寇無所遁十二日寇於北濠結木為棧與城樓

挾兵而進城中大驚銳曰事急矣乃說以大將軍大銳實右衣緋金鼓置城上向賊兵望見大潰潛使一卒從間道出燒棧絕十六日賊衆解體且暑甚渉力憊值軒騰去銳募善泅者數人於船中闖軒殺即斬首絕其纜放之江中人遣一二強卒突入岸上營柴大燉城上應之衆勝捕殺鼓震數里是夜哀濠浩嘆出浮舉帆順風而逝奏捷 武帝下璽書褒之曰十八晝夜勞苦可嘉人賜有忠勤報國戰守奇功二榜

寔授都指揮僉事充參將仍守安慶兼湖廣地方銳疏舉邸岳胡世寧當大用蓋岳嘗為布政世寧嘗為副使以拒濠謀者濠既平六十年司馬論功進銳為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應子評羽林千戶人疏辭舉御史楊必進嘗與謀於未變時者遂臣多賢之嘉靖元年僉書府事掌神威軍營未幾以三關弗靖移守保定諸郡授驃騎將軍四年詔還京師掌立威營五年以乞老之歸養改南京右軍都督府八年制下授

銳總兵官鎮守遼東掛征虜前將軍印至鎮秋毫無犯士卒思奮明年改漕運總兵官掛漕運印兼鎮守淮安等處地方明年忌者有言乃罷歸南京又明年以疾卒銳自立官足不及權門請託身殁橐無一錢

諸子襲衣為壑

仇鉞江都人世指揮同知立功陞指揮使充寧夏游擊將軍驍勇敢戰正德五年寘鐇反鉞陷賊中京師訛言鉞從賊興武營守備保勳者又與賊聯姻為之

外應李東陽曰鉞必不從賊勛以賊姻遂疑勛不用則諸與賊通者皆懼不復歸正矣白於　上用勛為參將以鉞為副總兵討賊命下纔數日勛疏上言臣母及妻子俱在賊中臣義不顧家恨不飛渡黃河食賊肉謝朝廷鉞亦稱病卧陰約游兵壯士侯保勛揚英諸兵至河上乃從中發為內應俄蒼頭書童從河潛入見鉞言諸兵已至河上列營鉞喚人語賊何錦宜急出守渡口防決河灌城還東岸兵勿使渡河錦

渠出而留賊周昂守城鉞入稱病亟昂來問病鉞猶堅卧呻吟言旦夕且死蒼頭卒起摍殺昂斬首鉞起披甲伏劍跨馬出門一呼諸游兵壯士皆至遂奪城門擒寘鐇充總兵寧夏封咸寧伯食祿千石與世券仍總兵方寘鐇之變朝廷遣張永同楊一清將兵出討一清謂永曰寧夏事不足平仇鉞在彼非久當有捷報蓋鉞自列校張一清識拔以起者其奮受知於大賢如此七年充平賊將軍征流賊功進侯與世券

加祿百石十六年于恩病恩子薦嗣侯以罪誅
劉璽南京龍驤衛人博雅閑將畧爲提學御史陳琳所器重襲世職卽以才能選視龍江右衛軍政未幾遷擬船廠把總璽以清勤蒞之無不肅然大司馬喬宇薦陞南京旗手衛運粮把總遭河凍舟阻粮從於期璽以兩葛衣夫木綿以禦嚴寒悉力經理卒免於罰當是時權奸用事率以博入之貨逼脇漕總領俵各船而倍責其息運事困憊多緣此璽乃預置一棺

舟中右手持刃左手招權奸狠斡言若能死犯吾舟吾殺汝即自殺臥棺中以明若輩之害吾軍也吾不能內若貸以周吾軍其人恩而退然終亦不能害覃談者迄今作氣畫諫薦奉勅守備浙江溫處到任即清脩弊訪民瘼郡人大悅兩閱月總督漕運中丞陶琰奏漕運重務必得覃乃可拯江西之弊陞江西都司把總運粮江西總運自宸濠之亂歲欠者越歲不克完覃盡心區畫本總自是獨盛科道撫按交章薦

列推掌江西都指揮使司事時巡撫中丞盛應期知
璽公明每屬以疑獄多所平反璽乃請依期給粮以
卹軍士清衛門宿弊以杜奸宄革吏民入司之公罰
除衛所冊文之扛觧請廢府之餘材以立官衙出城
濠之租税以歸公府善政美意不一而足璽而嶢嶢謝
無涅顏聳肩敝服類寒士士林有青菜劉及劉窮之
號當道者亦以聞之朝廷王守仁以總制經江西一
見即重之奏取副叅命未下而守仁卒遂奉勅充叅

將協同漕運兼守淮安即有議處船糧以免凍阻守
疏皆議忤言官又累論薦陞署都督僉事掛印充總
兵官提督漕運璽奏增餘丁月糧以免稽遲凡三十
餘疏 上識其名喜曰是前寵鬼耶亟可其奏復患
淮揚河道淤淺奏起四府丁夫開濬功成具疏乞休
不允再疏遂改僉南京前府事南道復薦改僉後軍
都督府事赴任歲餘再被命充總兵官提督漕運璽
風諭利契興羅殆盡侯郭勛有寵請璽為市南物付

運舟分載入都以圖利璽不應以疾請告回鄉行李蕭然書數卷而已丁未詔復起璽而已寢疾矣璽平生志意恬退漕例總兵三年當進級賜玉帶大司馬張瓚毛伯溫先後欲為璽請璽皆力辭少事父疾極盡勞瘁遭喪哀毀至嘔血第早喪撫其遺孤愛踰己子官雖廩歲時必捐俸以賙親黨璽閒學該洽外嚴毅而內沉靜人不敢干以私平生無他嗜好不置侍妾雖燕居衣冠端坐卒無惰容

石屢書回將帥之臣僅以勇氣鬪而使胸中毫無本領雖斬將搴旗亦倖成者耳揚銳之孤城禦濠觀其斥潘鵬數語可倣張巡城上之對仇鉞身陷寘鐇揚一清逆知鉞在不足憂是皆所謂本領也其克敵擒王直意中事耳何足異哉劉璽著績漕運與揚銳齊名其寘措挾亦不懼摧貴其一往之氣不與二將軍比烈哉

石匱書卷第一百三十六

明　劍南張　岱著

南巡死諫諸臣列傳

舜禹不巡方乎則南巡何以諫也　武宗不嘗北狩乎則南巡又何以諫也故諫南巡者不敢明言南巡之所以決不可出耶　武宗之受南巡之諫者亦不解何以南巡之決不當出天下見諫南巡而死者比比亦不識諫南巡者之何以必置於死何以必置於

死而起而諫南巡者又比比皆是及至數年之後有宸濠之變始知內應宸濠者則錢寧江彬也主南巡之行者亦錢寧江彬也主南巡之不得而置諫南巡於死地者亦錢寧江彬也此時車駕一出而宸濠之謀變起倉卒則是胡越起轂下而羌夷接軫矣當此時也亦岌岌乎殆哉舒芬黃鞏輩見皆及此又不敢明言滿腹鬼胎而又結舌箝口不敢即出但以逆耳之言赤手攖鱗則諸君子啞婦耕斗之苦更向誰言

之邪語曰智者銷禍於未萌勇者决幾於未發諸居
子雖身死杖下乎其老謀遠識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周主父之婢為其主母進毒酒於主父心計進則殺
主言則殺母因陽僵覆酒主父怒笞之抵死不言其
妾為之傾毒然則其抵死不言者寧直為主母計哉
政善為其主也

舒芬梓溪人正德廷對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時
武宗微行邊徼芬憂之戊寅孝貞皇后崩詔往視山

陵華一應擺路軍馬芬虔其且至宣府遂上隆聖孝
疏謂三年之內當深居九重無復外出雖釋服之後
儼然煢煢在疚如成王免喪朝廟之時又謂自古萬
乘之尊非奔竄避難未有輕身而不嚴侍衛者既而
人上車服疏謂天子等威莫大於車服而下同庶人
甚非所以辨上下定禮義也時虞有意外之變故每
疏之中三致意焉人言孝貞作配茂陵未聞失德而
祖宗之制主必於午門昨孝貞太后之主以從　陛

下之駕入於旁門使他日作史者以春秋法書之曰六月己丑車駕至自山陵迎孝貞純皇后主入長安門則讀者亦必以春秋公薨書地不書地之法求之則孝貞不得正終之疑不解矣　陛下宜明詔中外以示改過二疏反覆數千言諷諭切至會江西洪水决圩漂舍遂乞歸終養謂臣係獨子無他兄弟父母老疾恐填溝壑疏上不允己卯春車駕議以三月十九日壬子警道東巡祀岱宗歷徐揚抵南京下蘇州

復浙江漢登太嶽且遍中土縈麗是時宸濠包藏禍
心結死黨錢寧陸完輩為內應人情洶洶芬乃慷慨
首義曰車駕出必不利此社稷安危之所繫也十五
日早疏先入乞留駕言甚激烈有曰痛哭泣血不忍
為陛下言者江右有親王之變大臣懷馮道之心
以祿位為故物以朝署為市廛以陛下為奕棋以
革除年間事為故事也復刺閣中謂一切危亡之迹
不若言以救而聽 主上之自壞特先以智術偉高

位利於　主上遠出則已得以久其住或濠之謀倖遂則已又有非望之福欲造為悪語以沮柳諫者謂　主上闇直諫便擧刀為刎狀且曰今撒賴矣初以此沮芬芬不聽復以此沮諸司欲諫者芬乃邀考功員良勝儀制萬潮太常陳九川至寓舍刑牲以誓曰今日之事且以告諸同志明日吏部張衍瑞等兵部黃鞏陸震等刑部陸俸等疏俱入又有太醫院醫士徐鏊以醫諫車駕遂不果出向使芬為陸完阻則夏萬

之疏且緣忠諫之氣亦衰矣安得以尼 主上之行哉二十日命舒芬等百有七人于午門外跪五日未辰而入終酉而退芬嚴整無異平時二十五日命舒芬等于午門前褫衣杖三十芬以疏首杖特甚惟口呼 高皇帝冀以感動 上心是日水溢內海子雨五尺至不了橋衝折鐵檻大柱七根若斬然杖畢幾斃臥院中掌院者懼禍至使人摽出之芬屹不為動曰吾官於此當死於此又命為首者謫外任遂謫福

達市舶副提舉汾閩謫即舁創就道或勸俟痊曰死吾分也敢少留邪是時死而復蘇遠近相傳為野祭既至閩布德宣威遠邇心服暇則講學不倦生徒日衆庚辰閏八月丁父艱歸哀毀骨立時鄉多寇有請避居者曰寒士何憂堅立不動辛巳夏 世宗即位諸降謫者皆詔起癸未服闋應詔復官翰林進階儒林郎降勅褒之甲申春二月昭聖慈壽皇太后聖旦節諮乞命婦朝賀疏謂皇太后奉 陛下主宗社大

計而　陛下承繼大統覩夫成王周公儀禮經文與
我　太祖制服之意則是　陛下於皇太后雖欲踈
之有不能者是宜率天下歡心以事其親而不可使
皇太后之淒凉也三月之終養踈再上不允又乞改
選以便養又不允時　世宗欲尊興獻王為皇帝皇
考命下群臣議芬執議謂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傾
私親疏凡三上固争不得乃率朝紳慟哭於廟　皇
帝震怒杖如前幾死特奉太安人聶氏就養明年乙

西太安人卒於京師官舍扶柩南還行李蕭然抵家三月而塟生平酷好周禮詳加訂正乃周禮定本又嘗修三禮書未成而卒臨終沐浴告廟出廳事自整衣冠端坐不動長子泣問疾不荅問家事不荅跪請所欲言乃睜目謂曰六經大明於世惟周禮未獲表章予生平精力用在此書近年重加校定幸成全經知我罪我〻不敢知第未及進御爲歉爾〻其毋忘乃父之志言畢而逝　肅皇帝有精醇端介陳仁義

格君心之襄揚一清稱爲忠孝狀元至儕之伊洛之賢凡海内士聞芬之風者皆同今之羅一峰而理學過之其見重於公評如此

黄鞏蒲田人弘治十八年進士初授徳安府推官陞刑部主事掌十三司讞牘陞員外郎改兵部歷車駕職方郎中内艱服除會武宗北狩人心危疑或沮鞏行鞏題書屋曰石田茅屋爲生太拙鶡冠馬革自許何愚衰不能沮竟北上補武選正徳十四年春

上將南巡時宸濠久蓄逆謀蕭敬朱寧張銳在司禮錦衣東廠與濠交通江彬入握勁兵在　上左右公卿交疏不聽兵部司屬倡諸司上疏諫畧曰　上巡遊本起彬誘惑彬方席寵擅兵無敢斥言吾不可舍彬爲夫語恐　上不悟獸疏六事其畧曰　陛下臨御以來祖宗之紀綱法度一壞於逆瑾再壞於佞倖又再壞於邊帥之手至是將蕩然無餘矣天下知有權臣而不知有　陛下寧忤　陛下而不敢忤權臣

陛下弗知也亂本已生禍變將起竊恐　陛下知之晚矣試舉六事於今爲最急者一曰崇正學嘗聞先儒周敦頤有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故惟聖人爲能慎動仰惟　陛下聰明天縱有古帝王之資然所以盤遊無度流連忘反者論思勸講之臣於是不能辭其責矣伏望　陛下高拱九重凝神定慮屏紛華遠佞人二曰通言路夫言路者國家之命脈也切見近時臣僚奏牘閒或言及時政往

往歷不以聞其或事關權臣則又留中不出而中傷以他事由是雖有安民長策謀國至計無因以達雖有必亂之事不執之臣　陛下無由而知伏望　陛下廣開言路不責以出位不加以好名則忠言日進聰明日廣雖亂臣賊子亦將有所畏而不敢肆矣三曰正名號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禮樂不興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　陛下近日以來無故自稱為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遠近傳

聞莫不驚疑竊嘆以為怪事夫 陛下自稱為公誰
則為 陛下者天下不以陛下事 陛下而以公事
陛下是天下皆公之臣而非 陛下之臣也伏望
陛下即日削去鎮國公等名號以昭上下之分以明
示天下之人庶幾體統以正而朝廷自尊不然古之
天子亦有號為獨夫與欲為匹夫而不可得者竊為
陛下懼焉四曰戒遊幸嘗聞大禹罔游於佚罔淫於
樂周公告成王毋淫於觀於佚於遊於田 陛下始

時游戲不出大庭馳逐止于南內論者猶為不可既而幸宣府幸大同幸太原幸陝西榆林諸處所至費財動衆郡縣騷然至使民間夫婦不能相保 陛下為民父母何忍使民至此虧損盛德貽訕萬世 陛下自視為何如主也近者復有南巡之命南方之民爭先絜妻子避去流離奔踣歎愁而不敢言即今江淮間父子兄弟相食天時人事如此加以休息愛養猶恐不支况又重以蹙之其何不流而為盜賊速而

為流亡也奸雄窺伺待時而發變生在內則欲歸無路變生在外則望救無及　陛下斯時悔之晚矣彼居位大臣用事中官親暱群小皆欲　陛下遠出而後得以擅權自恣秉机為利也其不然則亦袖手旁觀如秦人視越人休戚不相涉也夫豈有一毫愛陛下之心哉彼誠愛　陛下獨忍使　陛下馳逐叢塵而莫之救止也伏望　陛下翻然悔悟罷南巡撤宣府行宮示不復出發內帑以賑江淮之飢散遣卒

以歸軍伍斥不御之女以各還其家蜜既往之謬舉
收既失之人心如是則尚可為也五曰去小人嘗開
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謹按今之小人竊弄威權至于
首開邊事以兵為戲使　陛下勞天下之力竭四海
之財傷百姓之心至今紛紛未已則江彬之為也彬
本行伍庸流兇狠傲誕臣等但見其有可誅之罪而
不見其有可賞之功今乃賜以國姓封以伯爵托以
心腹付以提督京營之寄此養亂之道也彬外挾邊

辛內擁兵權騎虎之勢不亂不止天下之人切齒唾罵皆欲食彬之肉彬不誅天下之亂必自彬始　陛下亦何惜一彬以謝天下哉伏望　陛下大奮乾剛將彬下諸廷議明正典刑以為奸邪小人迷亂之戒

六曰建儲貳嘗聞漢人有言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則天下震動夫有本而搖天下猶震動況於無本其何以安恭惟　陛下春秋漸高前星未耀祖宗社稷之託懸懸乎無所終寄方且遠事遊觀屢犯不測之

區此必危之道也　陛下徒知收置義子布滿左右
獨不能豫建親賢以承大業臣以為　陛下殆倒置
也伏望　陛下早及是時將近時群臣建儲章疏通
行檢出宣付皇親勳舊及在廷文武大臣共圖大議
即於宗室中遴選親賢一人養於宮中視如皇子以
繫四海之望待他日誕生皇子之後俾其出就外藩
如此則繼體有人國本以固寔宗社無疆之休惟聖
明留意車駕員外郎陸震見羣疏即碎己疏草曰須

同署名進疏入二人自分必死彬見疏大恨必欲殺二人縛下詔獄鉗梏于廷五日三訊杖百餘坐繫逾月除名聾體最羸衆咸痛聾必死乃死得甦震竟死當是時海內盛傳聾疏聾歸杜門著述家素貧客至昭飯或至日中未舉火貸米鄰家恬不屑意嘉靖改元召為南京大理寺丞未幾卒無子贈太理少卿聾嘗曰人生仕至公卿大都三十四年惟立身行道斯千載不朽世之人顧以此易彼何耶

陸震蘭谿人從楓山先生學慷慨有大志以名節自砥礪舉正德戊辰進士授泰和令尋陞兵部武庫司主事遷車駕司員外郎時江彬怙權伺釁車駕多巡幸震抗疏獲譴以大臣申救得免己卯春彬復誘上南巡命下中外洶洶震曰事急矣既不能去又不能言吾何以祿為遂與同官黃鞏疏陳六事請斬江彬以謝天下彬恨之矯詔下錦衣獄逮繫月餘拳梏跪於庭五日三訊三杖既死復甦書與諸子曰吾筆

紀神不亂也竟以瘡故卒初震在獄時瘡病方劇慷慨賦詩有惟有梅花入夢香等句又與黄鞏講易九卦以明處憂患之道　世宗踐位詔贈太常寺少卿遣使諭祭蔭其子體仁為通政司知事有司為立專祠祀之名曰褒忠門人私謚為忠定先生

張欽通州人正德中為御史巡按畿內江彬初誘上為宣府之行十年秋　上欲出居庸關欽兩疏諫止居數日　上復微行出德勝門幸昌平州傳報出

關甚堅欽令分守官指揮璽閉關門納鎖鑰分守太監嵩欲從昌平謁駕欽攔止之曰車駕出關是我與君今日斫頭事不放過邊　上命頭當斫放過者天下事不可知萬一有如　英廟土木間我與君頭亦斫寧坐不放駕者頭斫香頂之　上使召璽〻對御史在其不敢擅離轉召嵩〻謂欽曰我　主上家奴也欽不去欽亦止嵩不行因負御史勅印持刃坐關門下曰執闢門手殺之遂夜草奏曰臣聞天子將有

親征之事必先期下詔書廷臣會議於其行也百官
扈蹕錦衣隨駕而後有車馬之音羽旄之美今盡寂
不聞此必有假 陛下名出邊句虜欲壞國家事者
陛下宜將其人明正典刑若寔是 大駕即當有兩
宮用寶勅臣乃敢放行不然萬死不奉詔奏未上使
者復来鈇謬叱曰此必詐也使者見門閉還言關御
史欲殺臣 上大怒曰我自来尚爾顧朱寧捉御史
即殺之其明日梁儲蔣冕等追 上於沙河諫止欽

蹕亦聞車駕竟縣東御馬房從南海子返又二十餘
日欽巡關白羊口 上微服自德勝門出夜宿羊房
民舍復入關宿一夕問御史安在者再欽追返不及
再上疏則 上已去令禁關其一時名震天下都人
盛傳其奏章曰張御史閉關三疏明年 上從宣府
還止居庸關飲入達嶺笑曰去年御史攔我〻今已
歸來欽後擢漢中知府累遷工部侍郎所至皆有政
績欽事父母有所不悅長跪至解嘗曰君親一也事

之皆不可欺所至承上接下一以誠心為主欽復復

姓李死而其子孫貧甚

何遵南京欽天監人正德甲戌進士當試甚諫獨引

疾弗出曰吾不可貸人以進丙子授工部營繕主事

時江彬用事導上游幸遍祀名山將入江南而寧

濠方謀以侍子入朝恃彬為内應比南巡詔下彬惧

中沮乃危言撼衆郎中黄鞏修撰舒芬首以疏入諸

曹稍稍踵之武宗震怒彬揚言輩旦夕且死以脅

衆遵入疏力言淫祀無補敗亂萬一宗藩藉口奉迎潛為不軌則禍未降而禍已萌蓋指濠也彬畏事泄匿不以聞遵慮衆為彬所脅又鞏罪叵測復上疏乞罷巡幸勿為奸邪蠱惑鞏等無罪願寬宥毋使後世有殺諫臣名不爾臣與同死彬乃下之於獄命荷校暴于門外五日杖五十罷遣彬自請視杖杖者復視睹為重輕故杖視他人為甚遵體素羸又憤所言不達瘡潰不可療越三日竟卒邸舍獨僮奴何安一人

當草疏時前持哭曰主縱不自計獨不念老親幼子邪遵執筆從容曰無多言歸見大人爲謝萬死兒子切令廢學足矣草章已書託鄉人太僕卿周金編修陳沂後事語不少亂是時于世守方數歲遵年三十四爾既卒南忠議亦竟寢先是被杖時父鐸與家人墓祭有烏悲鳴而前心異之比抵舍聞工部有以言獲罪者鐸長號曰遵其死矣已而果然

劉校鄖城人正德丁丑進士授刑部主事迎其父就

養至定州卒校聞跣奔抱屍慟絕已而少蘇視面目有塵垢跪以舌䑛而拭之服闋復任歷刑部郎中南巡詔下廷臣諫止時刑曹疏屬校草校子元晏年十一從旁竊視校叱曰汝遠去非汝所知比廷跪間事忒憂叵測校高誦曰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聞者屬目臨杖就死仰天大呼曰余無餘恨惟不見老母耳少頃顧元晏曰善繼我志善事爾祖母外無他語時元晏居傍哀泣校張目叱曰爾縱不解

書讀事君能致其身也解否語訖而絶嘉靖改元追
贈尚寶司卿
劉槩安陸人正德辛未進士授行人諫沮南巡卒於
杖下嘉靖初贈監察御史
林黼長樂人少雅愛靜修嘗閉處一室端默誦習飲
食不閲其家人者三年故其學精通經傳子史旁及
訓詁韵切諸書性孝友居父母喪哀毀蔬粥三年跬
步未嘗遠几莚事〻其兄甚謹中正德丁丑進士明

年授大理評事又明年南巡詔下先日廷臣諫者已詔廷跪矣翰疏入詔廷杖偕於先諫者輔體素羸竟以不勝卒時寓公署旁與一奴俱奴且疾既杖舁歸以公署不宜殯、於同鄉刑部主事鄭與聚舍與聚時亦被杖為力疾治喪事哀之者曰忠臣義友

余廷瓚鄱陽人以進士授行人副　武宗南巡廷瓚義不顧身條二十事皆人所不敢言者遂死於杖

詹軾玉山人正德辛未進士授行人時南巡事起偕

同官余廷讚等抗疏極諫廷杖死

孟陽澤州人以進士授行人　武宗南巡陽率同官十九人抗疏極諫歷數權奸欺君誤國之罪　武宗震怒命杖之午門權奸監之知必死仰天嘆曰嗟乎天乎吾得死所矣越一日卒於京邸年三十有四卒之日諸親友候之有問者但言曰當死當死殊無一言及家事　世宗嗣位詔贈監察御史陽父春為都御史以忤中貴張永罷歸聞陽死諫哭以詩云伏前

遺奏已無生萬一丹衷感聖明主意不回竟不死應知入書諫南征人爭傳之

李紹賢巢縣人以進士授行人齎孝貞純皇后遺詔往江北至徐州閘讀徐水次倉守以群閹勢焰熏炙率吏視州衛職官偃席班首紹賢召左右從容令去其席不得與職官同禮閹亦帖然去閹南巡即抗疏入諫以通政司壅之數日不下待罪旅次時縉紳既逮繫見中貴不無遜下意賢直奴視之略無忌避大

數日下獄明日跪午門杖四十備極慘毒舁至慶壽僧房遂絕

詹寅泉州人生而穎異讀書務探大義嘗私識於書舍曰讀聖賢書須繪出忠肝義胆友今古士要煉就鐵骨剛腸識者已知其立身矣久之成進士授行人會南巡詔下疏諫者盡褫其衣冠梏械手足下於獄命杖於獄中越五日又杖之闕下時死者七人而寅其一焉血肉淋漓棺衾不給見聞者靡不哽咽長安

同志共賻助歸葬嘉靖初贈監察御史賜祭

張英官京衛指揮使閒 武宗南巡挾一刀囊土數升持諫疏當蹕道跪哭諫不允即拔刀自剚血流滿地侍衛人縛送詔獄問英囊土何為曰恐汙 帝廷灑土掩血耳須命獄中斃于嘉靖初憐其忠贈都指揮官其爭雄都指揮

石匱書曰舒梓溪之文章節義我明之文〻山也黃莆田之慷慨激烈其陸宣公之奏疏矣特以 武廟

麤豪不之省耳如以莆田之忠鯁上遇世宗之聰察則黄鞏其海瑞矣裂膭抵地自所不免乃竟得苟全扙下不其幸乎雖然干將之飲斷與不斷其鋒皆不可犯何必死亦何必不死也舒黄二老其與何陸諸君生死雖殊鋒鍔未嘗有異也